



本土文本

# 奶奶的鸡蛋

(小说)

□李新勇



微暖 (组诗)

□澜波

通向  
彻骨的寒冷  
冰封成漫天静默  
湮灭了跳跃的情节

可生命的光芒  
无处不在  
照耀、融化  
每一个可能  
通往春天的路途

情深  
收藏的心事，攀绕上  
时光的青藤  
流浪在明明暗暗的世界  
多半字字深情

诗句蔓延至遥远  
一点点地占据记忆  
渲染成媚  
往日，若隐若现  
从字眼里绽放

春丝  
草长莺飞的风光  
翻转在  
春雷唤醒的记忆中  
说出了谁的誓言

缠绵的雨水，丝丝缕缕  
却俨然  
庄严告别过去  
重生的距离  
正在拉长

田野的希望  
许多和庄稼有关的词句  
裹缠住清风的呓语  
泛出青葱点点

被朦胧笼罩的田野  
不动声色  
又淹没  
众多欲望的汹涌  
始终游荡着希望

无意相遇  
时间的情绪，是否能  
穿越今夜的风雨  
跋涉，踱过千万遍的念想  
冲进温暖的胸膛

风和雨，如此疯狂  
任岁月肆无忌惮  
无数次地叠加  
击垮所有的思念  
猝不及防  
与过去相遇

隐  
远远瞭望  
世间的繁华与忙碌  
被困在琐碎的现实  
川流不息

太多的羁绊  
横在眼前  
寂寞隐藏在  
凌乱无序的日常  
与梦想为邻

夜寂  
一把推开夜色的孤寡  
将满窗的月光  
直接铺进胸膛  
蓦然照见  
暗夜里涌动的念想

想在重复的翻腾里  
毫不隐晦地敞开  
铺天盖地  
寂寞又不寂寞的时光

清幽而满  
偶尔的脆弱

会在漆黑的安静  
潜入心底，发酵成  
漫天的星光

蛰伏已久的忧伤  
早钻过生命的裂缝  
扩散在无边的黄昏  
缓缓而来，幽幽而歌  
不经意又塞满  
每个细微的缝隙

冷眼望  
站在人间的繁华之外  
冷漠地看着  
冷灯酒绿  
谁揣着谁的喜欢  
谁成为谁的最爱  
谁又是谁的某某某

虚构的喧嚣  
在俗世，在深夜  
不停地起伏，摇摆  
沉睡的真实

途经花香  
世间种种平凡  
悄无声息地路过  
忍不住酝酿出  
一茬又一茬的叹息  
强烈催生  
不以为意的细节

空气中流动着花香  
竟是缺失的曾经  
在憧憬的剧情里  
无尽地蔓延

微暖  
说不出的伤痛  
嵌设在岁月的裂痕里  
缓慢变成  
沉默的理由与借口  
不再动弹

笑容的暖，会愈合  
不言不语的疼痛  
许多片段  
任凭光阴咂摸出  
四季的轮回

暮念  
好多话，被时间用力挤压  
还来不及倾吐  
直接挤入寂寞里推敲  
划出遥遥暮色

风的足音四起  
隐藏着多少汹涌的孤独  
杂乱的情绪与念想  
奔涌而至

颠簸流年  
岁月，看似波澜不惊  
平静的表象之下  
往往掩饰着  
汹涌澎湃

过往的时光，任风摩挲  
孕育出一段段  
心照不宣  
忽而，一下子  
贯穿整个中年

忆弦  
回忆，宛如踏在心头  
忽闪忽闪，闪过颤抖的  
星星

在梦幻的意念里  
不停歌唱，不停闪烁  
带着宠溺的表情  
凝望双眸，直到光芒四起  
撩动整片整片的念想  
翻腾成生命的弦音  
在时光长河里风生水起

CFP供图



时候，应该答应奶奶：“回来呀！回来呀！”可我看见碗和鸡蛋，继续转着眼珠子，我对奶奶说：“奶奶，我好像还有几个魂魄没有喊回来，你把碗给我，我自己去把它们全部招呼回来！”奶奶觉得不妥，一个魂不守舍的人，哪有本事把自己的魂魄喊回来呢，她活了几十年，从来没听说过。我把奶奶的喊魂调重复一遍，奶奶把碗小心地递给我。走了大半个下午，年迈的奶奶腿力跟不上，再说她还赶着给一家人做晚饭呢。

我抬头看看太阳，还有一丈多高才会落到山背后。

我端着装了大米和鸡蛋的碗，念叨着奶奶的喊魂调，飞也似的跑向供销社。喊魂调也许是我这辈子的启蒙诗歌，节奏感太好了，正好押着我飞奔的脚步，仿佛是在打节拍。秋天的风挂在我的两只耳朵上，呼呼作响。鸡蛋立在米中，就像把一个婴儿放在棉被里，稳稳当当，不用担心磕着碰着。我心想，要是第一次用这种方法，哪还有这许多事情。高原上初秋的气温已不太暖和了，我还是跑出了一身汗。到了供销社，迎接我的是失望，太阳还没有落到山背后，胥大爷却消失不见了，柜台上竖插了一排木板，木板缝隙里没有光亮透出来，任我在外面呼喊，不见胥大爷的回应。

我顿时领悟到什么叫做绝望。可转念一想，第二天还可以再来，我心里又愉快了一些。

我转身往家里跑，我得赶在天黑之前回家。从供销社到家要经过一片乱葬岗，夏天夜里，那片乱葬岗的“鬼火”比天上的星星还密集。即使有月光，经过那片幽幽暗暗的地方，那些草，那些草以及那些歪头歪脑的坟头，都鬼影重重，仿佛随时有什么东西从后面跳出来。

第二天放学回家，我对奶奶说，我的魂还没有完全喊回来，今天还得继续喊。奶奶见我活蹦乱跳的样子，

慈爱地看了我一眼，仿佛在说，这像个三魂七魄都丢了的人吗？奶奶没吱声，继续忙碌着手上的活儿。我心里只有那本书，不等奶奶答应，端起碗，跳出门槛，撒腿就跑，自始至终没有回头看一眼，也从来不想过她会不会跟在我身后。

胥大爷还是那位胥大爷，柜台还是那个柜台，可柜台里的那本书，却不在了。我问胥大爷《小兵张嘎》呢？他说刚卖出去。我说：“我昨天有四只鸡蛋放你这儿了，就差这一只鸡蛋。您说我只要补齐一只鸡蛋，《小兵张嘎》就属于我！”我指着碗中间的鸡蛋对他说。胥大爷说：“你这是把谁家喊魂的鸡蛋端来了？”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说：“现在五只鸡蛋都齐了，书呢？”胥大爷用鸡毛掸子掸着柜台上的灰说：“我昨天就对你说过的，你昨天把这只鸡蛋拿过来，书就是你的，可你到今天才把鸡蛋拿过来——且不管你这只鸡蛋是谁用来喊魂儿的——我都无法保证这本书还是你的。这本书一袋烟的工夫才被卖出去。你要是早来半个小时就好了。现在，你那四只鸡蛋还在，我原封不动退还给你。”

我急得流下眼泪。我骂他：“你怎么这么不讲信用？”

胥大爷有些恼，这种场面他见多了，他说：“好歹你家是书香门第，好歹你是李文科的孙子，怎么就这么不讲道理呢？我让你昨天补齐一只鸡蛋，你昨天没来你怪谁？”

我说：“我有四只鸡蛋押在你这儿，相当于大半本书都是我的。一本书你总不可能拆开来卖。也就是说，这本书差不多完全都属于我。你怎么可以把我的书拿去卖给别人呢？你分明就是不讲信用，你分明就是在欺负小孩，你分明就是胥老汉你充什么大爷？有你这么做大爷的吗？”

我自小骂人就厉害，愤怒的时候骂起人来，更是词句顺口、伶牙俐齿。胥大爷没见过这么会骂人的少

年。他一张嘴巴敌不过我，只能说：“可是除了退你四只鸡蛋，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有！”我身后传来奶奶的声音。我回头一看，果然是奶奶。我吓得只差没有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从小奶奶就教育我，偷偷摸摸是最可耻的事情。那些坐牢的扒手，都是从偷鸡蛋偷桃子开始的。我一向是奶奶的好孙子，在家勤快，力所能及的家务事我都喜欢干，要不然也不会在左手食指上砍出那么多刀疤；在学校是好学生，成绩优秀，遵规守纪，还是副班长。没想到她的好孙子居然偷开了她的鸡蛋，一偷竟偷了五只，连喊魂用的鸡蛋都没放过。我心想，接下来，我肯定要挨打了。奶奶是那么节约，为了撑持一家人的日常开销，她经常脑壳晕、眼睛花，中医把脉说太虚弱了，要补一补，她也舍不得吃一只鸡蛋。母鸡要是哪天不下蛋，她会非常细心地调查出是哪一只母鸡，然后用带响的竹篙敲着地面，好好地数落那只母鸡。那只鸡像听得懂她的话一样，到傍晚吃食的时候，不敢冲到最后面，只敢在鸡群的外围啄食。

“胥大哥，你一定是有办法的！”奶奶坚定地对胥大爷说，“鸡蛋都留下来，等你们进了我孙子要读的书，我孙子再来把书拿回去。”

奶奶说这话的时候，从供销社宽阔的屋檐上吹下来的风，撩起她稀疏而雪白的头发，她近乎凋零的飘飞的头发拂过布满皱纹的脸，就像没有长树叶的柳枝拂过一块凹凸不平的岩石。奶奶老得牙齿快掉光了，瘪瘪的嘴唇在皱纹中间凹陷下去。奶奶伸出一只手，抚在我的头顶上。奶奶手掌的粗糙穿过我浅浅的头发，让我的头皮感受到了粗糙。那一瞬间，我彻底后悔了，鸡蛋是属于一家人的，我不该那么自私，更不应该使用欺骗私藏的手段。我忍不住放声大哭。

(三)

## 山芋开花的季节 (散文)

□田耀东

更还是房子少。两间五路头小屋，灶口头，床底下，堆的都是精选出来的好山芋。皮不破，不破裂，没被土蚕啃过，滴滴滑，圆滚滚，不容易腐烂，留着慢慢过日子。

有须有尾的山芋挑出来，埋在向阳的土坑里。坑上堆个圆圆的土馒头，土馒头上竖个芦柴把子——供山芋呼吸，来年春暖花开了用它做种子。

也可在春节前取出一部分，年初一早晨吃番薯赤豆汤——南沙人将山芋称番薯。番、翻同音，要翻身过好日子，据说全靠了年初一吃番薯赤豆汤。

手指头粗的山芋筋放在屋檐下日晒夜露，直到“露”出糖来，整只蒸煮，甜得冒嘴。

挖破的、被土蚕啃出伤疤硬洞的挑出来先吃，来不及吃的晒成山芋干保存。

山芋干分生晒和熟晒。生晒的用来打山芋粉，煮山芋粥。生晒了两个太阳后，再倒在大铁锅里煮熟再晒，就成熟晒。熟晒的山芋干可当柿饼吃，不能晒得太干，太干咯牙。不干不湿的山芋干甜糯赛柿饼，但不能长期保存。

山芋丰收的年景，廿四夜送灶神后，家家都要炒上几铁锅熟晒的山芋干。炒山芋干是技术活，炒枯了味道苦，炒急了不“发”。炒时用米炒，用玉米麸伴“发”，炒得酥香脆甜，封在小陶坛里，与炒花生、炒蚕豆组成干果一族，是春节招待客人的佳品。

山芋藤嫩叶可炒菜，山芋叶柄去皮，炒香干肉丝，可入现代野味馆。山芋藤旺盛的季节，人畜都不愁吃。

山芋老藤是优良的饲料。家家养猪，霜降前山芋就全部挖掉了。一

半是为了种麦，不误农时，给麦子腾出地来。一半是为了山芋藤不被浓霜煎掉。经霜后的山芋藤立刻萎死，枯黑一片，猪的过冬饲料便没有了。

山芋藤收获的季节，家家都把分到的山芋藤朝家里拖。晚饭后在月光下把山芋藤切碎。

家有大陶缸的把切碎的山芋藤像踏咸菜一样踏实，压上大石头。无大陶缸的在屋前掘个土坑，坑里垫好芦菲，将切碎的山芋藤倒下去用脚踩实，压好石头，灌满水，过冬的猪饲料就靠它了。

老藤老叶晒干垛起来，留给羊们慢慢地啃。那几日，家家都在切山芋干，斩山芋藤，一片忙碌的丰收景象。

种山芋当成大事来抓。玉米长到开花抽穗，便在玉米林里做垄沟。一面给玉米壅土，一面在玉米垄里堆出半尺高的山芋脊背。脊背上栽山芋，垄沟排水、供藤攀爬。

山芋苗藤早就育好在苗床里，苗床朝阳，薄膜纸罩的温床。苗长到一尺长，两尺长，剪下来栽下去。叶子露出泥面，栽好后朝根部切两刀，称为刀刀断。让每段都独立生根，每根都是一串山芋。沙地土肥，只要浇两次水让它成活，施两次肥让它长藤，自然就满田青翠。

然后是拔草翻藤。翻藤是把山芋藤拎松，让它蔓生的根须不扎进土里抢走根部养分。不翻藤，尽长出很多指头粗的小山芋，漂亮的大山芋就少了。

初秋，玉米收获后，立即把仍然结实青葱的玉米秆拦头捆扎，腾出空间给赤豆、绿豆、扁豆攀爬，让俯伏的山芋藤自由伸展。一时藤绕叶青，豆们旺长。玉米秆给豆们搭了棚架，花